

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

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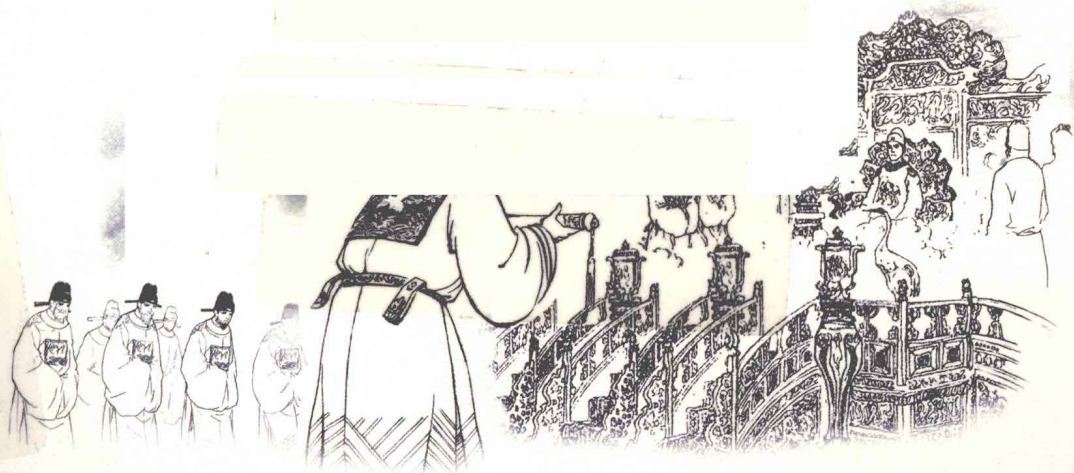
官居一品



之七 会挽雕弓如满月

三戒
大师

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
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书局出版社

官居一品

之七 会挽雕弓如满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挽雕弓如满月/三戒大师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3

(官居一品;7)

ISBN 978-7-5153-0430-4

I.①会… II.①三… III.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0709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地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策划:刘霜

特约监制:吉吉

特约策划:肖瑶

责任编辑:刘霜 Liushuangcyp@yahoo.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8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 57350517 5735052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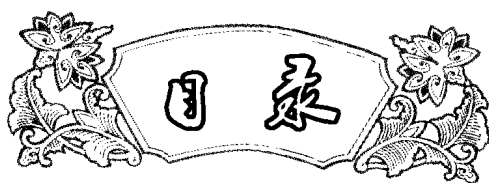
700×1000 1/16 20.5印张 1插页 330千字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526



目 录

001	017	032	048	064	079	095	111	127	142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一缕东风万户春	纵横逸气走风雷	黑云压城城欲摧	莫怕沧海起风波	不教胡马度阴山	当局能肩天下事	忌我非是知我辈	霜重鼓寒声不起	无欲常教心似水	谦纸当归烟雾腾



目录

158	176	194	210	224	240	261	276	291	307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一窗昏晓送流年	身不自由月影闲	我寄愁心与明月	上穷青冥鸣冤屈	有功于世不虚生	事非经过不知难	万卷古今消永日	天若有情天亦老	静得风花雪月权	清风自可涤万年





第一章

一缕东风万户春

为老皇帝出殡回来，大丧算是办完了，朝野上下都松了口气。

沈默回到家，和家人吃完饭，已经是过午时分，沈默穿过垂花门，到了前院书房中，三位先生都在。

稍事寒暄，那个话题终究还是绕不开，王寅对沈默道：“大人，没有您的权力作保证，我们种在江南的种子，随时都可能会夭折，所以您必须尽快掌握权力，主导大明的大政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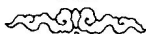
沈默笑道：“韬光养晦的时代过去了？”

“什么时候都该韬光养晦，但这跟抓住权力并不冲突。”王寅沉声道。

“可是这太难了。”沈默冷静道，“内阁里有四大天王，外面还有杨博……别说他们，就连六部尚书，也排在我前面。”

“如果《嘉靖遗诏》真的贯彻执行，”余寅插话道，“有一批老臣可能会被起复，到时候大人的排名，可能会更靠后。”

沈默知道他指的是《遗诏》那句：“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死者



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

如果这条留旨被认真执行起来，那就可怕了，众所周知，先帝和群臣的斗争贯穿嘉靖朝始终，不知多少大臣被嘉靖罢官革职，至今活着的仍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名臣、老臣。要是把那些老家伙都召回来，呵呵，沈默的身前，将密密麻麻站满各色老头，刚刚看到点曙光的奋斗之路，得一下倒退三十年。

这问题相当之可怕，仅是想想，就让他一脑门子冷汗了。

“考虑到《遗诏》本身就是徐阶所拟，”王寅道，“他肯定是存了这种想法的。”

“换了我是他的话，”沈明臣笑呵呵道，“也会做这笔买卖的。那些被革职在家的老臣，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谁知又焕发第二春了，焉能不对他徐阶感恩戴德。有这些人保驾护航，什么高拱低拱，统统靠边站。”

“当今之计，唯有先下手为强。”王寅沉声道，“想方设法尽快提升，哪怕是靠特旨简拔呢，也得尽量往前靠。”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余寅点头附和道。

“这个……”三人正在热议，一直若有所思的沈默，轻声开腔道，“在宫里的时候，徐阁老跟我提过，说想让我接任礼部尚书，然后尽快入阁。”

“他会那么好心？”沈明臣表示怀疑。

王寅也不以为然道：“不是缓兵之计吧。”

“应该是真的。”沈默还没回答，余寅却很肯定地说，“但徐阁老不是为了大人，而是为了另外一位。”

“谁？”众人齐声问道。

“和他一起拟《遗诏》的人。”余寅也不卖关子道，“方才句章兄所说，也是张居正的忧虑，如果那些老臣回来，张居正的出头之日何在？”

“所以徐阶很有可能会在近期，操纵张居正入阁。”沈明臣茅塞顿开道，“但张居正的声望资历都太浅薄，百官肯定不服，这就是拖上大人的原因了。以大人的声望入阁，百官不会说什么，但只要大人一成为大学士，张居正入阁的难度就骤降了，毕竟您比他整整小了一句，中进士也晚了十二年，没人再好拿他的资历说事儿了……”

“而且很有可能，”王寅道，“徐阶会安排你们俩同时入阁，因为张居正比大人早登科，在内阁中，将会排在您的前头。”

在三位谋士抽丝剥茧的分析中，困扰沈默多日的谜团，终于解开了。他眼前一片豁然开朗，拊掌道：“原来如此，看来徐阁老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

“是啊。”沈明臣点头感慨道，“在当今没掌握朝政以前，只有徐阁老有资格下这盘棋，就连高拱，别看他横冲直撞，也不过棋盘上一只耀武扬威的车而已……可笑还不



自量力，妄想跟下棋的人一决雌雄。”

话题引到了沈默今后该如何自处上，这也是沈默本人最想知道的，便问道：“如今徐高相争，我和他们的关系都不错，但又都不算太铁，若真有人阁那天，该如何自处呢？”

“这个嘛……”王寅笑道，“我再送大人八个字。”

“请讲。”沈默笑道，“这次肯定照做。”

“明向华亭，暗结新郑。”王寅微笑道，“如此，才能始终保证您不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沈默茅塞顿开。

第二天一早，沈默便备轿前往礼部衙门。

衙门里，殷士瞻并一干郎中，早就恭候多时了，稍事寒暄，沈默便入正题道：“早朝大礼筹备得怎样了？”

“不怎么样。”殷士瞻苦笑着对陪坐的鸿胪寺卿耿炳德道，“耿大人跟部堂说说吧。”

“是……”耿炳德朝沈默拱拱手，先叹口气道，“说来难以置信，我朝近两百年来，竟没有一部完整的朝会议注，《会典》上也只是汇编了些事例，缺漏极多。原先都是靠着鸿胪寺官员代代相传，可自嘉靖十三年以后，至今三十余年没有举行过早朝了，只举行岁时肄礼，唯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现在新君登极，要求恢复常朝，鸿胪寺搜求故实，说法杂乱，也不知哪条与世庙初年相合？所以只能上报部里了。”

听了鸿胪寺的汇报，沈默笑道：“也不必太过紧张，既然没有固定的仪注，那历朝逐渐变化是肯定的。我记着《会典》里说，英宗、武宗朝也大举修改过朝仪，可见朝仪不是一成不变的。”

众人都道遵命，称大人英明。其实这道理他们都懂，就等着有腰杆粗的来负责呢。

沈默同样是门儿清，不过领导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用来负责的吗？所以他也不再多说，只让鸿胪寺写个条陈出来，把朝会仪式的流程中，相左的、模糊的、不详的地方全都标出来，并注明出处。他又看了一遍，便收入袖中，起身道：“事不宜迟，本官这就去请示阁老，鸿胪寺先把没争议的演练一下再说。”

众人都道遵命，起身送他出门。

接下来两天时间，沈默以请教为由，走遍了诸位大学士并尚书的府上，咨询关于早朝的事情……其实没必要请教这么多人的，但沈默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别处也。

通过和三位幕友的分析，沈默已经拿定主意，既然有机会，有条件，也有意愿人



阁，自个儿就不能太清高了。要么不做，要么做好。既然想要入阁，那就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地进去，不能成为别人的嫁衣。

当然正事还是摆在第一位，他白天出去拜访，晚上便会同谋士，一起参照诸位大人的意见，推敲大朝的仪式，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文献中找出佐证。

三天后，《隆庆日朝仪注》新鲜出炉，礼部马上连夜刻印，第二天，带着油墨香的《仪注》便下发到各部衙门。本来这种没有旧制定规的事情，最易引发争议，但沈默所定的这份仪注，不仅充分尊重了各位大人的意见，还考虑到了百官的切身感受，并且每一项都引经据典，考证翔实，令人倍觉严谨。

通观此《仪注》，皆是如此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并蕴含着人文关怀，看了没人不服气，都说这《仪注》的水平极高，可以为后世之规了……

几天时间很快过去，转眼到了九月初一。

是日清晨，各处城楼敲过五更鼓之后，落叶满地，萧索冷清的大街小巷中，突然变得嘈杂喧闹起来，一辆接一辆的各色大小官轿车马，在或多或少的随从护卫下，急匆匆地行进在通往紫禁城的各条街衢上。

沈默坐轿到了东长安门前，因为长安街不许骑马坐轿，他便自觉地下了轿子。说来也巧，没走多远，他就碰上了张居正。

张居正表情凝重，似乎正在思考事情，叫他一声，才看到沈默，面上露出笑容，拱手道：“久违了，拙言兄。”

沈默笑道：“太岳兄，确实好久不见。”他之前一直在南方任职，回来后又在宫中守孝。张居正虽是侍郎，却还不够资格入宫，只能在户部衙门里居丧，结果两人到现在也没打过照面。

张居正上下打量着沈默，待看到他的胡须，才拊掌笑道：“我说怎么变化这么大，原来把胡须蓄起来了，风姿让人倾倒啊。”这话却是真心而发。古人讲究三十而须，沈默今年整三十，便也蓄起了五绺美髯，黑软柔密的长须飘拂在颌下，配上骨子里的温文尔雅，更添了几分飘逸和练达，给人一种可成大事的气概。

沈默笑道：“蓄了胡子就让人倾倒，那太岳兄这一把长髯，岂不要倾国倾城了？”原来张居正有一把及腹美髯。这把胡须，配上他身材颀长、气宇轩昂的样貌气度，确实让人折服不已。

“不要互相夸口了。”张居正不禁莞尔道，“赶紧走路吧，长安街上不是说话的地方。”两人便并肩来到午门前，时辰未到，宫门还未开。

这时身边的官员越来越多，两人便不再说话……



午门上的城门楼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待内刻漏房报了卯时，太监们便敲响朝鼓。悠扬而又威严的钟鼓声，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跌宕回响，待第三通鼓响后，司阍将厚重的朱漆金钉二阙门缓缓推开，放禁军旗校先入摆列。

百官也赴掖门前按官阶排队，待朝钟响起后，左右二掖门打开，百官入朝……

入内后，过金水桥、奉天门，在皇极殿前的丹墀上重新列班，这有个说法叫“起居”。

此时皇极殿前的丹陛上，对列着四排明铁甲冑的大汉将军，丹墀四周，亦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气氛威严肃杀。

待司礼监太监宣进后，百官才肃然列队进入皇极殿，仍然分左右列队站好，等待陛下临朝。

百官入朝前，皇帝已经在中极殿等候了。

当新君驾临皇极殿，殿前丹陛上的响鞭校尉，便抽响九声响鞭，这个动作有天子御百官的意思。

听到鞭响，鸿胪寺的礼赞官也赶紧下令道：“转……跪拜……”百官随即由两列纵队变为横队。跪拜在地，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其中分明能听到，激动的哽咽声夹杂其间，显然有人动情了……

我大明的臣子，对皇帝的要求，真的十分简单。只要能在形式上履行了皇帝的职责，不胡作非为，不肆意践踏国法，大家就心满意足了。可如此简单的要求，一个甲子以来，都没有皇帝能做得到。好在天佑大明，现在面南而坐的新君隆庆，在潜邸时便给大家宽厚仁孝、谨遵礼法的良好印象。在亲身经历了乃父的荒唐怠政后，隆庆于半月前的登基大典上，颁布了《隆庆登极诏》。

所以百官都十分看重这次朝会，甚至认为它是大明步入新时代的标志。

待百官平身后，鸿胪寺的奏事官对御座禀告致仕官员，及派往各省任职的京官姓名，这些人便出列上大殿谢恩……待这些人出去，第一项结束。鸿胪寺官便高唱道：“除六科并当值御史外，四品以下各回本部理政，谢恩退下。”于是四品以下的官员再次向皇帝叩拜，然后转身离去……

而四品以上的官员，则在礼赞官的引导下，进入皇极殿，分两班列于御座之下，司礼监的马森这才扯着嗓子喊一句：“大事面奏，小事具本，无事卷帘……”这才进入朝会的正题——向皇帝奏报政务，并请求圣裁。

按尊卑，当由首辅大人先来，徐阶便迈步出班，从袖中拿出一道奏本，微微躬身道：“陛下，臣有本奏。”



“接来……”隆庆开口道。

待马森接过奏本，奉到御前后，徐阶便禀奏道：“陛下继承大统，第一要务便是收拾人心，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两诏贯彻。先帝遗诏已经颁读一个月，陛下的登极诏，也已经昭告天下半月有余。臣以为当务之急，便是落实先帝留训，履行陛下登极的承诺，则天下臣民必称颂陛下仁孝守信，最能收拾人心机括，然后一应法令必然畅行无阻。”

“善……”隆庆皇帝点头道，“卿以为当如何去做？”

“老臣愚见，”徐阶清清嗓子，底气十足道，“按先帝《遗诏》精神，首先是为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一来，迄终嘉靖一朝，因建言得罪诸臣予以大赦。存者召用，死者恤录，见监者立即释放复职；同时着三法司审理方士王金等人，论厥情罪，各正刑典再者，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等劳民事，亦当立即悉数作罢。”

这都是《遗诏》和《登极诏》中反复提到的内容，徐阶不过要请旨落实罢了。但先帝大行不远，便立即对其进行彻底的追诉和否定，其行状几近“鞭尸”和示众。令众人惴惴不安的是，新君隆庆皇帝，会真的支持和认同这种对乃翁的不敬吗？

但徐阶并没有这份担心，他早就看出来，新君隆庆皇帝是绝不会阻拦这种清算的。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朱载堉在嘉靖时期，常年处于屈辱地位，所以对打倒嘉靖不仅没有抵触，反而会当成发泄愤懑的难得途径。

践行《遗诏》对隆庆来说，只有好处没有一点坏处。作为熬死了严嵩和嘉靖两个老妖精的老妖精，徐阁老对人心的拿捏，已经妙到毫巅，处事更是天衣无缝——在这次朝会之前，徐阁老便已经反复和新君沟通过，此刻隆庆自然无不应允，便道：“听阁老的。”

“老臣遵旨，必不负陛下所托。”见新君果然没有反对，徐阶很是高兴，便又拿出个奏本道：“陛下，臣还有本奏。”

“接来。”隆庆继续道。

待交上奏本后，徐阶便沉声道：“新君登基，按例，当蠲免逋欠赋税，犒赏三军，大赦天下，以彰显圣德，普天同庆，也当尽快下恩旨颁行。”

“好……”隆庆想也不想，便要答应。既然是能得人心的事儿，那就得多干。

“陛下……”但话未说完，便听到有人沉声道，“臣以为，此事仍需商榷。”

隆庆一看是高拱，便不说话了。

高拱是了解隆庆的，知道他沉默便是“你请便”的意思，于是出班拱手道：“按说这三条也算成规，照行无可厚非，然而世易时移，以当今大明的状况，万不可全都照颁。”说着转向徐阶道，“如今四方多故，万民失业，国库匮乏，时局艰危。燕云辽代，



中原之篱也，却鼙鼓频而京师震；徐梁汴卫，本为沃野之地，却洪涛溢而人烟绝；荆襄秦洛，大明形胜之地也，却匪徒聚而抗官府；浙直闽广，天下财货之藪也，却富豪强而国贫矣，国家实在到了非常关头，非常时行非常事，便不能照搬旧例，而是要斟酌实际，权衡利弊而行。”

徐阶不动声色道：“你想怎么变？”

“蠲免逋欠赋税，理所应当。”高拱早有定计，侃侃而谈道，“但要分省而行，如我方才所言，北方天灾人祸频仍，百姓流亡甚多，便可将历年欠税一笔勾销，以安定人心；但东南数省，富可敌国，却是拖欠税赋最为严重的，他们不是交不起，而是想方设法少交或不交，如果再将其欠税蠲免，无疑是助长不法。今后不仅他们气焰更为嚣张，积极交税的几个省，也定会纷纷效仿。”

徐阶微微皱眉道：“那犒赏三军呢？”

“登极犒赏三军者，祖宗无此事，自正统元年方始也。”高拱沉声道，“先帝以亲藩人继，需要收官兵之心，且当时国库尚殷富，遂行之。今上乃皇上之子，继位顺理成章，乃天授其命，无须按嘉靖例行事。”顿一顿道，“如此，可省下四百万两也，把这个钱用于赈灾、水利，对天下的好处更大。也更能为皇上收取人心。”

徐阶心中冷笑，索性让他全说出来，道：“那大赦天下呢？”

“大赦天下，这个我也有意见。”高拱大声道，“牢狱中固然多有冤屈良善，但更多的是大奸大恶之人，更何况如今民动如烟，极易被挑动反叛，若将狱中凶顽一股脑儿都放出去，岂不是给民间增加乱因？”顿一顿，他又对徐阶道，“即使对大狱及建言诸臣的大赦，我也认为当甄别对待。”

徐阶见他扯到《遗诏》上来，这下有点不快了，但还是面沉似水道：“何者？”

“先帝御极四十五年，因言事获罪的官员，何止上千？难道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罪有应得？”高拱又朝隆庆拱拱手道，“皇上，若真按方才所议大赦，无疑自悖君臣之义，而伤皇上父子之恩，让天下人如何看待我当今君臣？”

高拱一番连珠大炮后，臣僚中一片哗然。他们有的认为，高拱说得确实在理，完全否定先帝确实不妥，徐阁老做得有些过了……毕竟谁都知道《遗诏》是谁草拟的，至于先帝遗训之类，不过是骗骗下面而已，朝堂上的众大人可都是门儿清。

但更多的人以为，高拱身为阁员，有意见不在内阁提，却跑到朝堂上来开炮，居心就巨测了……

偏偏这时候，皇上却沉默了。这更让官员们猜测纷纷，嗡嗡地议论起来了。

“肃静，肃静……”鸿胪寺官员赶紧维持秩序。众人这才安静下来，都把目光投向徐阶，看阁老如何拆招。



对隆庆皇帝的态度，徐阶自以为很有把握，于是便缓缓道：“既然高阁老和老夫各执己见，那就恭请圣裁吧。”说着朝御座上拱手道，“不知皇上对这三件事的圣意如何？”

见所有目光都望向自己，隆庆有些慌乱了……徐阶和高拱的争执，他大体听明白了，前者是以恢复皇家的声誉、提高皇帝的威信为出发点；而后者则是以国家和臣民为出发点，考虑得可能更深远。更重要的是，他相信高师傅不会害自己，但徐阁老也是一片好心啊，这时候该听谁的，不该听谁的，真让他无从判断。

高拱毕竟是陪伴皇帝十几年的师傅，见隆庆不说话，马上反应过来，自己的学生不知所措了，便出声为他解围道：“先帝御极多年，通达国体，故而可以请圣裁。然而皇上今天才刚接触政务，还未熟悉国事，元辅便请圣裁，未免太难为皇上了。”

本来大臣们闻听此言，都惊得失色，便有言官想站出来指责高拱目无君上，谁知龙椅上的隆庆皇帝却如蒙大赦道：“高阁老说得对，朕还不熟悉政事，还是先不要乱拿主意的好。”说着笑笑道，“诸位爱卿都是经验丰富的能臣，你们议吧，朕听着就是了……”

从一个独裁专制，事事皆要上裁的老板，换成这么个谦逊到甘为听众的皇帝，这让徐阁老感到十分不习惯。

但他不会像高拱那样，有事儿摆在脸上，有话挂在嘴上。甭管心里怎么想，他绝对不会表现出来，更不会去对皇帝指手画脚，便拱手道：“既然皇上让微臣议，臣便遵旨，”说着轻咳一声道，“老臣以为，高阁老所论谬矣，其他先不说，单说那登极赏军之事，乃是正统元年创下的先例，以后各帝相沿未改。到先帝时，因是外藩人继大统，遂决定赏军数目倍于以前。今皇上登极，礼部和兵部联奏内阁，仍倍赏三军，乃是子承父制，有何不妥？”顿一顿道，“况且越是国家不安，就越要稳定军心，现在新君登极，天下百万官兵都翘首以待，等着皇上的赏赐呢，如果突然把相沿百年的旧例停了，官兵必然心生怨怼……如今边患内乱不断，正指望着官兵保家卫国呢，多加犒赏还来不及，焉能将本该有的赏赐，再行剥夺？”说着语重心长道，“高阁老拳拳忧国之心，本官能够体会，但现在讨论的，是一国大计方针，应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而不能只算经济账。”

虽然徐阶说得有礼有节，但高拱还是能听出，他是在讽刺自己目光狭隘，还没资格讨论国家大事，不由哼一声道：“阁老称英宗故事为祖制，恐怕不妥。能称为祖制的，不过是太祖、成祖二朝的典故，但洪武、永乐年间，是没有登极犒赏三军之说的，这才是真正的祖制。”说着叹口气道，“如果犒赏一次，真能让将帅无不感念皇上的恩泽，永远记着元翁的美意，那我也是赞同的。但元翁须知，就算是按照世庙的旧例，勒紧



裤带，拿出四百万两白银，但我大明军队两百万；加上空额，在册的更是超过三百万，再加上一层层克扣盘剥，真正能分到每个士兵手里绝对不会超过一两。”

“难道因为这不足一两银子，官兵们就不效忠皇上了？”高拱的脾气火爆，说着说着，不自觉地语气就刻薄起来，道，“所以我说，犒赏的意义不大。况且不能一味任恩，更要考虑实际情况。阁老应该也知道，距离年底还有一个季度，太仓中就已经没有可支配的余银了。难不成阁老点石成金，能把土坷垃变成银子发下去？”

这时郭朴也放声道：“有司明知内帑空虚，还要妄揣上意，浑然上报，这样的风气，必须要煞一煞才行。”

“这个二位不必操心，”见对方要二对一，户部尚书高耀马上帮腔道，“老夫自有安排。”

“无非就是从市舶银中出，”高拱冷哼一声道，“但阁老想过这样的危害吗？就是因为年年寅吃卯粮。要真是从下年的收入中出，下年的一切财政安排又都泡了汤，明年朝廷又只能无所作为。诸位，大明朝满目疮痍，只争朝夕！是一年也耽搁不起了。”

“那你说如何向天下官兵交代？”徐阶这边的朱衡又站出来道。

“把话跟官兵说清楚，”郭朴高声道，“也让他们明白国事之艰。”

“那样的话，朝廷的颜面何在？”黄光升帮腔道。

高拱这边，工部侍郎李登云出声道：“是朝廷的颜面重要，还是大明的兴亡重要？”

“不要总把国家危难挂在嘴上。”徐阶这边，也有侍郎站出来应战道，“要真是依着你们下猛药，大明才真要亡了呢！”

争吵越来越激烈，已经从最初的大学士单挑，发展到九卿双打，继而侍郎、言官们也加入进来，你一言我一语地混战起来。到后来情绪越来越激动，完全听不清哪边是哪边了，只听到一片言辞激烈的对骂声。

金殿上的隆庆帝目瞪口呆，看着御阶下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唾沫横飞、语速越来越快的大臣们，自己竟完全插不上嘴。这并不是件稀奇的事儿，因为朝堂上的官员分两种：一种是久经风雨、德高望重的老臣；一种是因为劝谏嘉靖，经过诏狱加持的言官们。无论哪一种，都是些强悍到常人难以招架的主儿。

沈默一直冷眼旁观，但心里其实是向着高拱的，甭管高肃卿的主张，是不是掺杂着私心，但毫无疑问，他更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肃静，肃静……”鸿胪寺官员大声呵斥起来，却对情绪激动的官员们毫无用处。

“诸位，安静。”眼看着朝堂变成菜市场，徐阶不能不说话了。还是阁老的话有作用，至少他这边的人全闭嘴了，一个巴掌拍不响，高拱那边的也不吭声了。

“诸位不要再争了。”徐阶的语调依旧语重心长，但带着宰相的不容置疑道，“高



阁老的话，很是在理，但我辈位在中枢，每做一事，皆关乎大局，切忌就事论事。目下新君登基，天下人的期盼都很高，如果因为我们的吝啬，而使天下人对陛下失望，那是几百万、几千万银子都买不回来的。这不仅仅是帑银多少之事，实在关乎新君圣威，我辈不可不慎重待之。”顿一顿，又换上一副和颜悦色道，“有道是‘人心向背定成败’，什么时候人心都是最重要，大家紧紧手，拿出这笔银子来，为隆庆改元开个好头，后面或是改革也好，或是推行新政也罢，都会事半功倍的。”

“阁老说得太好了。”他这边的官员纷纷出言附和道，“这钱确实花得值。”

那边高拱却不说话了，他的帮手们不摸行情，也不敢乱开腔，一时间东风压倒西风，战局呈现一边倒。

“阁老还有本要上奏？”见高拱不说话，鸿胪寺官员望向徐阶道。

徐阶点点头，便从袖中掏他的第三本，谁知老头儿腿脚慢了点，竟让人抢了先，不用猜，也只有高拱敢这么干。

“陛下，臣有本奏。”只见高拱高举着奏本，重新斗志昂扬地出班道。

徐阶只得无可奈何地站住，让高拱先拔头筹。

高拱的声音绕梁半天，也不见隆庆回应，未免有些尴尬。站在龙椅下的马森，赶紧小声提醒道：“皇上，皇上……”

“哦？”隆庆也不知神游到哪里去了，身子一点点地都快溜到龙椅下面去了，听到马森叫自己，赶紧坐正身子道：“拿上来。”

待马森接过奏本，高拱才沉声禀奏道：“启奏陛下，如今大明痼疾缠身，内则吏治之不修，外则诸边之不靖，军力积弱财货亏乏，正需要群臣任劳任怨，为革旧布新不计毁誉，绝不能只知任恩，不体认时艰！”

这时，所有人都偷偷望向徐阶，果然见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老首辅阴沉着脸，显然被高拱那近于当面责骂的无礼言语气坏了。其实能把乌龟神功修炼到大成的老首辅激怒，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要知道当初多少人讽刺他是严嵩的小妾，后来又说他青词宰相、甘草国老，徐阁老都只当是春风拂面，从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但高拱那句“只知任恩”，却刺痛了徐阶的心，确实触到了徐阶的软肋。

但徐阶这时候没法开口，怕有失宰相的身份。好在他的帮手众多，工部尚书雷礼冷笑连连道：“高阁老好大的口气，莫非举朝只有你一个忠义之士，难道元翁所陈的几条都不是办法？”

“首辅大人的提议固然金玉满堂、皆大欢喜，但只是一味的任恩，”高拱轻蔑地看他一眼道，“光靠甘草，没有苦口良药，是治不了大明的病的。”

“这就是高阁老糊涂了。”雷礼笑道，“在下懂点医理，知道重病人不能下猛药，否



则非但不能治病，反而会要命。”说着朝徐阶拱拱手道，“元翁的主张，正是要温养人心，徐徐图之，这才是救国的王道啊。”

众人听了不由连连点头，但高拱却冷笑连连道：“我也知道，目前不宜做什么大动作。吏治不修可在以后整饬，诸边不靖可在以后攘定；兵不强财不充也可以等以后。但有一个痼疾不除，就是用多少温补良药，也全都喂了狗，不会起到预想的作用。”

这话引起了众人的好奇心，一时安静下来，听他发言道：“诸位想过没有，其实世上的大多数问题，都有解决之道，也不难为主政者得知。但为何朝廷颁布的措施，总是收效甚微，甚至越治越乱呢？依本官之见，天下之大患，在于积习之不善，而所谓‘积习之不善’，无非是两百年来陈陈相因，习惯成自然的陋规恶俗。本官将其总结为‘八弊’，分别是官场中的‘执法不公’、‘贪贿、不恤名节’、‘不敢任事’、‘嫉妒’、‘无效率’、‘党比掣肘’、‘因循塞责’、‘浮言议论’，正是这八种积习，导致朝廷士风不正、公论不明。而官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以之为圣法恒谈，父昭其子、兄勉其弟，唯恐不能化而人也。其染无迹、其变无穷，遂使天下之病重矣。”

百官听得面色发白，高拱之言，锥心刺骨，让他们浑身难受……

隆庆却觉着很有道理，只是高拱所说的内容，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范畴，再说他估计百官听了会不舒服，所以也没法出言支持高拱，只能默不作声，反正也没人敢问他，到底听懂了没有。

“正因为积习若斯，导致朝廷上下、大小衙门，尽是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侧官场、利欲熏心。擅长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一切皆以本人的官、财二运为至高利益。”高拱打开话匣子，越说越气愤，“这些人以言不出口为淳厚；以推奸避事为老成；以圆巧委屈为善处；以迁就苟容为行志；以柔媚卑驯为谦逊；以虚默高谈为清流却以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忧为越分。

“这种人当官，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置朝廷法度于虚设，视民生疾苦如无物，看清廉持正为异类，麻木浑噩、嫉贤妒能，只知道中饱私囊、拉帮结派，于国民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前者斗胆违法未遭惩罚，则后者即袭之以为例，最终竟为大众见怪不怪，反以为是理所当然。结果上下积习，相安无事，这种人越来越多，虽辩说无以喻其意，虽刑禁无以挽其靡这才是天下之病根所在。”

高拱如风雷般的声音，震得大殿嗡嗡作响，也震得众官员久久无语。

他这“八弊”总结得太好了，将当今官场上，那言必孔孟、道貌岸然的光鲜画皮，毫不留情地彻底揭开。露出来的，是生满脓疮、丑陋不堪的真相。



“高阁老这样说有意思吗？”马上就有御史何以尚出声嘲讽道，“你说的八弊确有其事，但一来，哪有那么严重；二来，既然是积习，哪是你说改就能改的？还说什么大动作，难道天下还有比改变积习更难的吗？我看阁老最擅长的，也不过是空谈而已。”

高拱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敢对本座这样说话？”

“你……”何以尚无比憋屈，但按照规矩，他这种御史确实不能当面反驳辅臣，有意见必须以奏疏的形式，递交通政司，上达天听。徐阶当政后，吸取到严嵩祸国的教训，十分注意保护言路。言官们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变得生气日壮起来。

现在高拱就拿这个堵他们，言官们还真被憋住了，但那边徐阶发话了，道：“言官，言官，不能言事还叫什么言官？既然当年先帝允许科道上朝，就是允许他们在朝堂上发言。高阁老，咱们应该鼓励他们畅所欲言，而不是不让他们说话，您说是吗？”

高拱哼一声道：“国家大事，岂是无知小辈能明白？”

“呵呵……”徐阶面上挂起不咸不淡的笑容道，“不过老夫也作此想。高阁老所说的八弊，确实存在，但似乎远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吧？”

“就像适才下官所言，这八弊‘其染无迹，其变无穷’，遂使大明染病，但等闲寻之莫识其端，而言之不得其故。这并不意味其弊尚轻，反而更为可忧。”高拱从容对曰，“因为人之患病，若是受病有形，则可循方而理；但若乃膏肓之症，难以语人，则起居之常，若无其患，则会积之甚久，病之甚深，此卢扁惶惶不敢言医，而夫常人犹以为无恙也。”

这话说得煞是文雅，但还是毫不避讳地将发问者打入“等闲、常人”一列，令徐阶刚刚舒展开的皱纹，又是一紧。雷礼便哂笑道：“这么说，高阁老比扁鹊还能，可以起死人、肉白骨喽？”

“医者有扶肠涤胃之方，”高拱自信道，“而善治者有剔蠹厘奸之术。高某不才，却知道虽然‘八弊’深重，但大事犹有可为，关键是主事者能不能下决心去做。”可见高阁老也深通讲话的艺术，始终把握着话题，谁也拐不跑。

“那你倒是说说呀！”见他来接自己的茬，雷礼有些恼火道。

“其实没什么玄妙的，”高拱大声道，“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顿一顿，声音更加洪亮道，“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者则争妒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者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受。”说着朝隆庆帝深深施礼，声如闷雷道，“陛下，微臣已在奏疏中建议：‘照此八法施行，有能自立而脱去旧习者，必赏必进其仍旧习者，必罚必退使人回心向道而不敢有梗化者奸乎其间，而八弊庶乎其可除矣。’”

